

獨清譯詩集

王獨清譯

一九三七

上海舊書店

內
每冊
售價0.30





獨清譯詩集

王獨清譯

前 置

(給愛牟的一封信)

愛牟：

現在我在整理我這些譯詩的舊稿，忽然想起了你來。

伯奇在一年前便勸我把這些舊稿整理出來，我卻一直到现在纔由朋友代我到從前發表過這些的幾種雜誌上去搜集，結果終竟彙成了這麼一本。

但是在我整理這些的時候，卻忽然想起你來。

這大概已經有八九年了罷。那時我住在歐洲，無聊中把讀過的外國詩譯了許多，但是同時接到由國內寄來的文藝刊物，看見了你底許多譯詩。那時我也曾和你

通過許多信札，談過許多詩上的問題。我們兩輩底交情可以說由那時纔開始的。

我這樣敘來，是說我們交情開始的情形，實在是一個很可懷想的紀念。再進一層，或者可以說我們是因詩而結合的罷。

我還記得我初回國纔見到你第一面時，你便拿出水天給你的“譯詩”的信來要我去讀，那時我們對於詩的見解都有許多相同之點。——自然那些相同的見解現在我們都早已改變了，不過我這樣敘來，是紀念我們相互契合的情形。這的確是真的，一向我們在許多性格底特點上都跟相像。

說起了詩，便要想到中國底詩壇。過去我們兩個底詩的創作，有些地方實在比較接近，這一點你也是說過的。現在呢，我們都是到了自己清算自己過去的時候，我們回顧創造社底蹶起，在當時實在是一個“Sturm und Drang”的時代，當時底文藝運動在中國要算是一個有力的 Romanticism 底運動。你底詩正是那時

代開始時底產物，所以你底詩中是充滿了反抗的熱情而往往不顧顧到技巧方面的。在遇見我和你卻有個不同的地方：要是用時代來分割時，那是到了Romanticism 末後期，我底詩遂由狂熱而變成傷感，以後又幾乎是以‘情調藝術’為中心去了。

現在朋友們伯奇，常常分析討論着中國幾年來的文藝運動。澎康，乃超，鏡我，初黎，華漢，都有精闢特別的見解。像我上面所說的不過是大家所得的共同結論中的一小部分。伯奇說到你和我的詩所代表的當時底智識階級是這樣：你底詩代表當時智識階級對於現政治的不滿，所以處處露出了反抗和破壞的感情，我底詩代表對於現政治幾乎完全灰心的智識階級，所以處處都是流淚者底悲哀同時又有弔古的情懷——這種分析我覺得是很對的，想來你也會首肯的罷？

說起了中國過去的詩壇，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了還有兩個重要的人物：一個是木天，一個便是乃超。木天底詩，雖然量是不多，但是牠確是建立了一種特殊的流派，

他中間的象徵的句法和色彩的運用都是非常成功的。可惜的是木天現在還遠住在北方，大概是因為沒有大的新的刺激，所以竟至沒有再進一步的表現。在這兒，我們便不能不佩服乃超底猛進。乃超過去的詩，在中國過去的詩壇上也有牠特殊的地位；乃超對於詩底藝術的講求在我們中間要算是最徹底的一個，他從前幾乎完全貫徹了“因作詩而作詩”的風格了。但是使我們驚異的是他又可以徹底地轉變到新的方向，他現在的詩完全走上了新與階級戰鬥的戰場，這實在是一件很高興的事體，乃超在將來中國詩壇上的希望確是很大的。

說起了詩，便說了這樣多，總之現在我們都是重新努力的時候，要是不短命死時，那我總還要努力下去。

——這個，我想你也是這樣的罷？

我因為整理這些譯稿，想起了你，便提起筆來給你寫信，隨意寫了下去，自己也不知道所說的核心是在甚

麼地方，現在還是轉回來說我這些譯稿。

其實呢，也還是沒有甚麼好說的。這些過去的譯稿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要是硬要我說是有時，那便是我譯詩的方法。我是始終認為譯詩是原作者情調之再現，譯詩應該同創作一樣。像我這兒中間有許多詩底詩形幾乎完全和原詩的不同，但是我相信這是譯詩正當的手法，因為譯詩的人不是翻號碼的電報生，不是鈔字典的謄寫員。

這層，我知道你是和我一樣的，你在老早以前便提倡過“風韻譯”，並且你底譯詩也已告訴了我們了。

從前我譯的詩共不下二百多首，但是失落的失落，不能滿意的不能滿意，結果只有這幾首是可以見人的。

本來朋友勸我把從前譯的希臘詩歌另彙成一冊‘韻譯’還特給起了個名字叫作“抒情的希臘”，可是因為有許多現在再沒有時間去改譯，而我幾本希臘文的詩集又失遺得七零八落，更有些找不到原詩了，所以便另選了幾首併入在這兒，那本‘抒情的希臘’怕是再沒有出世的

機會了。

最後要感謝的是預人，這兒底許多詩，都是他到圖書館裏去找發表牠們的那些很老很老的雜誌，他一首一首地找到了以後，又代我一首一首地鈔了回來的。

愛牟，現在你，不知道飄流到海外甚麼地方了！我在這兒把我這本不值錢的舊稿獻給你，假使你 能看見時，或者也可以得到最微最小的一點友情上的慰藉。

愛牟呀，我把我這本不值錢的舊稿遞遞地獻給你罷！

獨清。

一九二九年開始第一日。

目 錄

前 置

阿奈歌郎

贈某女

浮

同性愛

無 題 10

無 題 12

但 丁

無 題 15

龍 沙

悼 亡 19

流 光 22

娃爾磨兒

戀 伙	29
米勒瓦	
葉 落	35
彭 士	
給我開門, 咳!	41
拜 倫	
希 臘	45
雪 萊	
雲雀歌	53
雨 果	
去海上者之歌	69
穆 塞	
紀 念	75
歌 德	
牧童哀歌	93
烏 蘭	
教 堂	99
皮耳士	
心 願	103

魏爾冷

我底眷屬夢 109

秋 歌 111

無 題 112

感傷的幽會 114

窮牧童 116

梅德林

無 題 121

阿 奈 歌 耶

(Anakreon)

一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贈 某 女 郎

不要因爲我白鬢，
使你惶張轉身逃！
你是一朵鮮豔花，
但是含芳未開苞。
不過爲甚嫌疑我，
對我拒絕這樣深？
我是一心哀求你，
我底愛情萬分真。
你看我底白鬢髮，
白得好像白百合；

你卻臉上泛紅暈，
正和玫瑰差不多。
那麼玫瑰和百合，
那麼百合和玫瑰，
玫瑰百合合攏來，
結合豈不更美麗？

沙 浮

(Sappho)

三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同性愛

我見君猶憐，
願爲男兒漢：
在君秀眸中，
尋我福與患，
狂態聽君聲，
媚笑看君面。

當我看君時，
心動不可支，
如逢大風雨，

搖搖不自持；
使我喉中音，
停止若遺失。

使我之言語，
驟爲君啞然，
使我之熱血，
爲君如火燃，
我耳隆隆鳴，
我眼蒙雲烟。

我身更顛震，
冷汗濕涇涇，
呼吸爲之窒，

獨 清 譯 詩 集

血徒兩頰青：
人謂我將去，
將去入墳塋。

無 題

媽媽媽媽你快來，
快來救你女兒命！
我已四肢失了力，
針線都已拿不定。

可恨女神薇納氏，
用她權力戲弄人，
使我美貌太出衆，
使我有了驕傲心：

這樣使我之溫柔
完全變得沒中用，
這樣使我好年華
一天一天白斷送。

還有那個少年郎，
鎮日爲我忙不停，
我卻因爲要自尊，
弄得不敢表愛情！

無 題

月兒已經消亡，
金牛不知去向，
賸得萬千星斗
滿天閃耀銀光。

這樣深夜長長，
寂寞又是淒涼，
我是獨自一個
橫陳在這冷牀：

失望，失望，失望，
失望在惱着我底胸膛！

但 丁

(Dante)

一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無 題

當你做出了你習慣的表情，
我底心便被苦痛捉得緊緊，
我底眼光一走上你底容鬢，
便看出你臉上滿罩着憐憫。

當我看出了你在憂愁煩悶，
好像爲我不幸的生命傷神，
驚懼便來把我底眼光封禁，
我底身子便即刻站立不穩。

我在你底眼前來把我自己藏隱，
但是這樣一個和你相見的情形，
只贏得淚潮儘管到我心頭來浸。

隨後我自己纔向着我自己說明：
“這都是愛情故意要我這樣前進，
要我把眼淚獻給，——這可愛的夫人”

龍 沙

(Ronsard)

二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悼 亡

五月柔條上，
玫瑰發花時，
“黎明”灑清淚，
拂曉來灌滋，
纔展彼嬌容，
纔吐彼芳息，
即使垂彩天，
相對嫉顏色。

繁葉護豔質，

愛情方恬安，
濃芳薰染處，
香草與庭園；
不期酷熱災，
不期暴雨殃，
使彼遭弱病，
葉散便天殤。

汝命正如此，
當汝美妙年，
上天與下地，
都慕汝容顏，
死神遂下召，
黃土乃催眠。

鮮花滿竹籃，
白乳盈巨罇，
此外獻汝物，
哭聲與淚痕，
俯仰汝生死，
得毋玫瑰魂。

流 光

有二三十月
我離“望多母”，
不盡勞人思，
不盡恨與憂，
我憐彼山巖，
再憐彼林木，
更憐彼野屋，
復憐彼水波。

山巖爾矗立，

已達三千年，
不變爾所居，
不變爾容顏；
如何我韶齡，
但見飛逃去，
唯有老境來，
代換我舊姿。

林木爾動搖，
迎冬落亂髮，
但至來年春，
頭上又新發；
如何我頭上，
丕脫永不停，

不見有新絲，
更替鬢間生。

野屋爾曾憶，
昔我親爾時，
我手正強健，
身膝亦恰愜；
如何至今日，
我身乃枯羸，
我膝則硬冷，
恰如圍爾壁。

水波爾漫游，
永無終止期，

獨清譯詩集

上下引爾流，
樂戲不少息；
我亦難永留，
日夜向前去，
去到我去處，
將無再歸時……

〔註〕

“望多母”(Vendomois)：地名。

原
书
空
白
页

娃 爾 磨 兒

(Desbordes-Valmore)

一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戀 歌

我底心兒送給你，
你底心兒我接收：
心兒放在心兒裏，
幸福拿來換幸福！

你底心兒還了你，
我再沒有別一個；
你底心兒還了你，
我底心兒卻失落！

花兒葉兒樹上長，
爲的要結果兒來，
花兒葉兒樹上長，
香氣顏色都可愛。

你竟作了這樣事，
我底高貴賢主人？
你竟作了這樣事，
給我降的甚麼恩？

我像一個可憐兒
忽被媽媽所丟棄，
我像一個可憐兒
一點不能護自己。

你竟丟我在這裡，
苦命和我相陪伴，
你竟丟我在這裡，
且讓上帝來觀看！

你可知道有一天
有人會去獨飄零？
你可知道有一天
有人會再想愛情？

你會揚起聲兒叫，
怕卻沒人回答你，
你會揚起聲兒叫，
你會沉在回想裏！..

你會恍惚走了來
在我門上輕輕敲，
你會恍惚走了來，
仍然還像我舊交。

有人便會和你講：
“她已埋在墳地裏
有人講的是這樣。
那時有誰可憐你？”

米 勒 瓦

(Millevoje)

一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葉 落

秋日之樹剝落而零散于地；

森林失其幽秘，

黃鶯歇其嚶啼。

寂寥，蕭條，掩映之晨光中，

一正年少之弱小病夫，

緩步往反于樹側：

“我親愛之樹，再會，我已疲憊；

我命運之豫報即今汝之喪期；

汝一葉之落，

我即念死亡之讖意。

前途之決判其付于神醫。
汝則告我：
彼樹之葉，
更在汝眼前而黃萎，
且聊以爲此未回。
沉死其將汝以繞園：
更暗蒼于秋日之暗澹時，
汝召汝以傍彼石碑。
汝之韶齡，
其先彼牧場之草，
先彼葡萄園之蔓，
而以凋摧。——
我其死矣！
彼悲風寒氣，

乃砭我肌，
我晚景之迫近
值我青春流入苦痛之溪。
柔條一日而分離，
羣花作我之裝佩，
奈我衰弱之綠色
竟一去而無所剩遺。
落乎，落乎，
薄命之葉
淪于淒涼之徑而使人雙眼轉迷：
掩我母之失望處
卽我明朝之所歸。
但彼枯寂之道傍，
若我悲慟之情人

能于白日隱去時而來啜泣，
則悽婉之音將起我之魂
使得撫慰之片刻。”
彼言，遠去……而不迴！
末葉之落
其末日信兆之所寄。
櫛之下有人掘其墓隧……
奈彼所愛者而竟不來
以訪孤立之土坯；
唯山谷之牧人
獨凌亂其步調
入于祠宇之沉默。

彭 士

(Burns)

一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給我開門，哎！

“哎，開門，只要表一點兒憐愛，
 哎，給我開門，哎！
雖然你是假的，我却永遠是實在，
 哎，給我開門，哎！”

“冷風吹來，侵到我蒼白的頰上，
 但你對我的愛情，冷氣更重，哎！
向我心頭僵我生命的寒霜，
 都不能比你給我的這些苦痛，哎！”

“慘澹的月兒死在白浪的後面，
我知道我死的時候也已來到，哎！
假的朋友，假的愛人，再見，再見！
從此再不爲他，爲你去苦鬧，哎！”

現在她開了門，她開大了門向外一看，
野地上是他蒼白的死骸，哎！
“真實的愛人！”她一叫，便倒在了她底身邊，
也再，也再沒有起來，哎！

拜 輪

(Byron)

一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希臘

嗟彼巖下之平原兮，
實烈士之故土！
造自由之舊地兮，
亦埋榮名之墟墓！
汝不觀寺宇之遺蹟兮，
中壯麗兮誰居？
彼“搜馬辟離”之關又何處兮，
豈汝守奴僕以自娛？
滔滔兮碧水，
繞汝兮環流；

浴汝身兮常好，
甯不頹顏兮自羞：
生汝身之人兮，
乃肇造自由之勇士；
汝乃自由之種兮，
安能奴僕以老死！
我將問汝以洩怨兮，
此島之名，何以喚兮？
彼海灣與‘沙拉迷’之岸兮，
豈汝屢過而未之見兮？
懷古兮傷今，
山高兮水深，
此景兮曾因人而名世，
彼人兮亦寂寂而難尋。

我振臂以呼汝兮，
蓋望舊物之重還也！
汝苟一撥先人之餘灰兮，
將見舊火之復燃也！
苟汝奮身以力戰兮，
雖身死而勿辭；
但令汝名以不死兮，
使暴主慄然而聽之。
汝有希望與令名兮，
其更貽于汝子，
汝子將效汝之所爲兮，
亦誓死以雪恥：
父與子兮，無息止兮，
自由之戰，遂開始兮，

傾彼熱血，流不已兮，
旋敗旋舉，終甦起兮。
苟謂吾言之不信兮，
且舉前史以爲證；
當希臘之勃興兮，
羣以死兮相競；
雖死者之無算兮，
壯業則賴之以大定！
彼無名之金塔兮，
石纍纍兮塵封；
中有王曾敗績兮，
懼於希臘之英雄；
彼希臘之英雄兮，
豈非流血以隕亡？

誠能掃彼族而清其寢地兮，
雖隕亡其何傷？
苟汝問前代之功碑兮，
卽彼聳立之高阜也！
文藝之神常據其巔兮，
雖至萬世而不朽也！
再興兮難求！
吾懷兮悠悠！
言難盡兮往烈！
徒嗷嗷兮心憂！
吾獨悲自由之古都兮，
遺風至今而尙在；
何造自由之民族兮，
遺業忽焉而俱改？

我雪涕而計苦兮，
但以片言告汝兮：
汝果不奮於一舉兮，
亦何怪汝敵之作侮兮！
汝敵本殘虐之強虜兮，
何良心之可語兮！
獨汝願奴僂以自處兮，
汝之良心則何許兮！
已矣兮何言！
咽吾聲兮徒然！
汝猶築奴僂之路兮，
嗟起汝之終難！
何汝之甘辱如是兮，
豈真老死於此路而不還？

（“異端”長詩中之一節）

雪 萊

(Shelley)

一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雲雀歌

爾快樂之靈物兮，
何不翩翩而飛來？
世俗之鳥非爾屬兮，
乃獨據夫神氛之媒。
彼蒼蒼之天界兮，
卽爾翱翔之所居，
遠來盈空之音律兮，
心情流瀉而無餘。

忽焉兮奮翼，

去地兮遽起，
如火兮焱騰，
高飛兮不已；
天如遠波兮，
爾其婆娑兮，
爾影傴僂兮，
且登且歌兮。

金色驟閃兮曙光，
將出未出兮朝曠，
耀目兮紅彩，
生彩兮新雲，
爾迅旋而疾飛兮，
無人得而呼阻也，

正如一狂喜之神物兮，
初赴彼至樂之所也。

彼拂曉之天空兮，
色似濃而復淡，
爾翻羽之四圍兮，
漸解除夫陰暗。
如白晝之星兮，
爾忽隱爾形兮，
爾雖隱爾形兮，
猶得聞爾樂且銳之聲兮。

銀月兮尙留，
燦爛兮未休，

孤照兮何明，
厥光兮盈盈，
伴以清朗之曉色兮，
竟迷離而渾不辨，
乃漸棄其舊地兮，
徐徐自隱而消散。

天上與地下兮，
充滿爾之宏聲，
正如無垢之夜色兮
取月光之清明：
月本隱於孤雲兮，
忽潛然而出之，
光遂放於大空兮，

所在無不溢之。

爾果爲何，不可知兮；
以何喻爾，始得宜兮？
晴光兮橫空，
垂彩兮斷虹，
彼處殘降之水滴兮
固溶美兮若金，
但未如爾身邊之傾瀉兮
作潤雨之諧音。

其如一詩人兮
居思想之光中，
任情以咏所懷兮

揚厥音於無窮。
新希望與新恐怖兮，
久爲世所屏棄；
此後乃能改悟兮，
竟同感而會意。

其如一高貴之處女兮
獨眷守夫深閨，
相思之苦難忍耐兮
弄絲竹當紅粉之啼：
戀之籟兮，
鳴無奈兮，
嫋嫋之音
洩樓外兮。

其如一金色之螢兮
處於繁露之谿，
匿身於花之萼萼兮，
埋姿於草之萋萋；
獨任意一放厥光兮，
厥光青暗而奇離。
厥光青暗而奇離兮，
令人之眼若迷。

其如一薔薇兮
蔽於綠葉之叢，
迫厥花遭散亂兮
由倏至之南風；
乃舒嬌兮迎風媚，

使香被盜兮不爲意，
風受香兮將退，
歸翼重兮心醉。

花間兮若吟，
草上兮淋淋，
知此聲兮春夢醒，
知此聲兮春雨音。
春雨之音兮
誠不盡其幽咽也，
奈卽與一切快樂清新之音同響兮
猶未及爾鳴之可悅也。

爾或靈兮或鳥，

但望惠然兮教余：
爾所有兮美思，
其美兮何如。
謳愛頌酒之歌兮，
情嘖吐以交欣，
奈此中之神韻兮
我尙寂寂而未聞。

祝婚樂鳴兮，
凱旋頌聲兮，
比爾調兮
皆俗叫兮，
比爾詩兮
皆浮詞兮：

徒嘈雜兮獻歌，
意不足兮奈歌何。

爾爽調之音喧兮，
何者爲其來源兮？
何泉何山何田兮？
何形曠野長天兮？
吾知爾亦有愛兮，
爾愛果作何解？
爾又具何智能兮，
不知痛苦之世界？

聞爾歡愉清銳之聲兮，
知爾未識夫憂傷，

彼煩悶之陰影兮
永不投諸爾旁：
果孰云兮爾無情，
唯爾情兮世難明：
爾亦眷眷兮情思，
情之倦人兮爾不知。

因一死之疑問兮，
夢想乃牽繞夫吾人，
但不若爾之對此兮，
常興寐以索尋，
更不若爾之知此兮，
意更深而且真。
不然爾之曲調兮

何竟迸寒玉之津？
吾人異於爾所爲兮。
徒瞻前而顧後，
對未得之物兮
心熱戀而欲取，
雖呈誠信之歡笑兮
奈中有百憂之隱藏也，
雖出最佳之詩篇兮
奈爲語所思之斷腸也。

彼恐怖與怨驕兮
且置之而勿顧，
此常流之熱淚兮
雖一滴而莫注；

果能如此以來世間兮，
誰不爲之欣然，
但較諸爾之快樂兮
則欲同似兮猶難。

有善歌之詩人兮，
忽聞爾之妙語，
詩人聞爾之妙語兮，
遂默然而心許；
既美於歡聲之所唱兮，
復美於萬卷之所貯。
爾與神兮爲隣，
不來親兮地上塵！

爾兮爾兮，
其出爾智壳中歡愉之美兮，
拆一半以贈與兮，
或足滌我之煩緒兮，
果我得和靜熱情之詩才兮
且成唇邊之春潮，
此世將傾耳而聽我兮
亦如我聽爾於今朝。

雨 果

(Hugo)

一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去海上者之歌

再會，故國！

波浪正其湍激。

再會，故國，

再會！

再會，吾家熟實之葡萄架，

再會，老籬黃金之花！

再會，故國！

天空，森林，故國，

再會，故國，
再會！

再會，故國！
波浪正其湍激。
再會，故國，
再會！

再會，潔淨額之未婚妻，
天其昏黑，風其慘淒。

再會，故國！
李絲，阿娜，馬麗，
再會，故國，

再會！

再會，故國！
波浪正其湍激，
再會，故國，
再會！

我等墮于未來的灰暗之眼，
看陰盜閭之黑濤狂飆。

再會，故國！
我之祝禱之心爲你，
再會，故國，
再會！

原
书
空
白
页

繆 塞

(Musset)

--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紀 念

我願我能爲你來痛哭失聲，
但是我又覺得怕和你再逢，
你，留過紀念的地方永遠神聖，
你，是怎麼無名卻又怎樣可愛的一個墳塋！

是不是這寂寞使你吃了驚？
爲甚把我底手兒握得緊緊？
朋友，這習慣是怎樣純熟，和平，
就這樣把我引上了這舊日曾走過的路徑？

還是這些花木和這些丘陵，
還是這沉靜砂石，印着脚印，
這曾充滿過我們情話的小徑，
還能使我想起了她用臂兒圍抱我的時辰。

這松林還是張着青青松蔭，
這林下小路還是迂迴深深，
這都是我底舊友，曾和我親近，
牠們都曾護持過我那最甜蜜的秋秋春春。

這草叢中留着我一切青春，
還像小鳥般在我腳下嚶嚶。
這兒，曾走過我那可愛的情人，
這些迷人的場所，可都是在這兒把我期等？

不要管我底眼淚怎樣瑩瑩，
這眼淚還激動着我底病心！
不要拭去這過去罩幕的牠們，
就讓牠們這樣親切地來把我底眼臉罩定！

林中的迴響，是我幸福證人，
我來決不向牠送無用悔恨。
這林木高標着牠傲慢的精神，
我底心也正和牠一樣，不願受一點兒憐憫。

我本也想學一學那種癡人，
跪倒在友人墓前苦歎頻頻。
但是這兒到處我都訪問殆盡，
卻沒有一株墓地底鮮花在這兒地上迸生。

月兒，你就這樣高升在林頂，
你窺人的眼光帶着些顫震，
可是這天際底陰暗已經退隱。
你正在解放着你底襟懷，吐瀉着你底光明。

月兒，這地面還在被雨浸潤，
你，照出了白晝過去的氤氳，
我底靈魂也一樣的純潔，清淨，
也被你照出了，他底可感動的過去的愛情。

到底我那些苦痛結果成甚？
那些苦痛，使我底老境日深。
只有這兒底山谷，是這樣多情，
牠使我看到了牠時，便像回到了我底青春。

時間底權力和迅速的年辰，
你們，奪去我們底哭泣，悔恨！
但是人間底同情却捉住你們，
我們萎謝的殘花之上，你卻永不能來蹂躪。

你人間底這種安慰的惠恩，
我在這兒給你表我底謝忱！
傷痕能給人苦痛，我再不相信，
因為，你若是玩味時，傷痕卻能，給你些溫存。

去罷，無聊賴的言語和幻夢，
去罷，所有平庸的悲苦重重，
去罷，這些像死人衣衾的你們，
去罷，你們這些裝飾人死了的愛情的幽靈！

但丁，我要在這兒問你一聲，
爲甚你說紀念的苦痛更甚？
到底是甚麼哀愁逼你底心情，
使你纔露出了這樣不願接受苦痛的口吻？

莫非因牠比電火還要不真，
所以應該忘去，在昏暗時辰？
這話可真是，真是你說給我們，
可真是出自你那有不朽悲哀的偉大靈魂？

但是我依賴着真理底光明，
覺得這怪論不應出自你心。
因爲，因爲你總應該這樣相信：
一個快樂的紀念，在人間怕是比幸福還真。

不幸的人自然常撥着火星，
從埋着他幽怨的灰燼之中；
自然把未滅的火光儘管撥弄，
自然儘管要敲着那火光，不管他兩眼眩暈。

但是當人家這樣靈魂消沉，
當人家這樣在破鏡前傷神，
你卻對他說是怪也自不聰明，
卻對他說，他過去的快樂是個罪惡的深坑！

難道對你那天使般的愛人，
你也可以露出這樣的口吻，
儘儘爲了，她要轉變她底生命，
儘儘爲了，她作個親切的告別便悠然而行？

所以人類底思想，真難說明！
又有誰，能永遠把真理把定，
並且能使人沒有一點兒疑心，
去真正地決定了，甚麼是快樂，甚麼是苦悶？

你們怎樣生存，奇怪的人羣？
你們歌唱，歡笑，闊步地前進，
這天空和清潔，這大地和泥濘，
都不能妨礙你們，都不能使你們一切中停。

可是，偶然間那難抗的命運，
引你們到忘去的愛情墳塋，
那兒底碑石卻能擋住了你們，
你們便會停在那兒，病了一般的不能前行。

你們遂狂呼生命猶如一夢，
你們縮起雙腕，像醒自夢中，
你們遂發現這個茫茫的人生，
真像個誘人的誑語，一樣，只是爲一時好聽。

不過，你忘了那一時底功用！
那一時，曾使你痺麻的靈魂
把牠頑固的種種的信仰搖動，
那是你全部的人生，你不應有悔恨的心情！

最好是悔恨那世俗底頑鈍，
悔恨你爲世俗的無用犧牲，
要悔恨，這些纔真是應該悔恨；
因爲這些結果，要使你夜無希望，晝無光明！

但是爲甚那些世俗的教訓，
在突然間會重來和你相親？
又爲甚你當着那前進的時辰，
把散在你殘骸上的悔恨拿出來問向蒼穹？

這因爲，一切都死了個乾淨：
這世界好像是用幻夢造成，
沒有一點幸福來伴我前進，
我們手中握過的，只是風劫去的蘆草一根。

這因爲，那些第一次的親吻，
和兩體交換的第一次誓盟，
結果像只賸得個殘敗的樹身，
曾在土堆的巖上被狂風摧折，向地面倒橫。

不過那些享過快樂的人們
都有他們永遠存在的證人：
譬如那常在變換時辰的天空，
譬如那常浪費着自身底光明的無名羣星。

傷心的是他們眼前的種種，
也不論是春花，不論是夏蟲，
不論是隱藏在樹叢中的鳴禽，
和那映過他們舊容的枯泉，都要一一死殞！

於是他們眼看着那些殘骸，
合起他們底僵手祈禱聲聲，
那暫短的歡樂牽着他們靈魂，
他們在殘骸的迷惘中，像失了將死的生命！

聖者說：他們完全是些愚人！
詩人說：有豔福的纔是他們！
不過你卻是應該把自己來問：
遇到傷你的風波時，你有怎樣的一個心情？

至於我，眼中一切完全不同，
不管牠是消落，像水底波紋，
像那樹林中一時好看的葉蔭，
不管牠是飛散，像小鳥底歌聲，玫瑰底芳芬。

但是我這兩眼遇到的事情，
比有名的朱麗葉死在墓中
還要使人感覺得加倍的不幸，
比羈蜜獸舉毒酒的祝盃，還要加倍的驚人。

我曾看見過我唯一的愛人，
可是虛偽已罩了她底音容，
她已成了一個有生氣的墳塋，
那兒搖蕩着我們可愛的屍體底一些灰塵。

還有我們那種可憐的愛情，
那種愛情，曾在深深的夜中，
使我們在我們底心兒上搖動！
那已不是個生命，那是個世界，已自身消泯。

她現在還照舊的美麗年青，
她還是往日水瑩瑩的眼睛，
我一見她開綻的可愛的口唇，
便想起那有過銷魂的微笑和動人的聲音。

但是我已失了那蜜語，聲音，
和那與我眼光融合的垂青；
現在我是再也難去把她追尋，
我只有把她放在了心內，常念着她底鬢容。

我本來也能再去和她接近，
用雙臂去抱她無情的胸襟，
我還可以向着她大聲地責問：
“你究做了些甚麼好事，你這個不真的婦人？”

但是我卻把她當了個路人，
好像從前偶得都眼睛，聲音，
雖然我也曾那樣的和她相逢，
但讓她冷冰冰地走過，我卻只仰望着天空。

當然這不活潑的告別情形，
在我真是一個莫大的苦痛，
但只是，我底蒼天，我底母親！
難道我還愛的不深？現在還再有甚麼緣分？

現在是雷電落到我底頭頂，
想除去這個紀念永遠不能！
這好像個被風浪擊破的船身，
本來就裹在個漩渦之中，自己也無法逃遁！

現在我是甚麼都不願過問，
不管所有的荒田變成花畛，
不管人間有感人的聖哲出生，
不管蒼昊在沉沉藏戀，或是明朝要放光明。

我只這樣把我底意思宣明：

“此時，此地，我曾愛，她曾年青。”

我只把這寶物藏入我底靈魂，

預備我死了時，好去捧給上帝，作我底人生！

原
书
空
白
页

原
书
空
白
页

牧 童 哀 歌

我身兒倚着牧杖，
在那高山頂上，
儘管地癡立常常，
向着谷底遠望。

我跟着羊兒前進。
小狗代我照應；
我也不知道爲甚，
又走下了山頂。

我在牧場上走過，
花兒開得很多：
我去折下了幾朵，
但該贈與那個？

狂風暴雨的時候，
我在林下孤獨。
那家已鎖了門戶，
一切像夢虛無。

我看見雨後虹光
掛在那家屋上，
只是我想的女郎
早已去向遠方。

遠方是越去越遠，
或已越過海邊。
哦，羊兒，向前，向前！
我是苦得不堪。

原
书
空
白
页

烏 蘭

(Umland)

一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教 堂

一座沉默之教堂，
矗立在那山岡上。
山谷中的清泉旁：
一個牧童，正在快樂地歌唱。

謳歌死亡之鐘聲，
忽來震破此寧靜。
牧童把他歌唱停：
癡癡地立了起來，傾耳而聽。

獨 清 譯 詩 集

誰都要由山谷間，
出來走向那墳園。
牧童牧童你且看：
你也要，被人趕到那兒長眠。

皮 耳 士

(Pearse)

一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心 願

我是看見了你底裸體，
啊啊，真好個美中之美！
我怕的是要使我逃避，
忙把我底兩眼來緊閉。

我是聽見了你底音樂，
啊啊，真是個和中之和！
我怕的是我要失和覺，
忙用手把兩耳來緊握。

我在輕吻着你底唇邊，
啊啊，真好個甜中之甜！
我怕的是要成了害患，
急忙把我底心來戒嚴。

我緊閉上了我底兩眼，
又把我底兩耳來蓋掩，
更加把我底心來戒嚴，
我遂把我底愛情割斷。

我把我所做的這夢魔，
都拋在身後，不願再見；
只把臉兒轉過來細看，
看大路橫在我底面前。

獨 清 譯 詩 集

我把臉兒向前方轉移，
要對着大路，猛進不疑；
尋我能見的工作，勞力，
和我能遇的，我底死地！

原
书
空
白
页

魏 爾 冷

(Verlaine)

五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我底眷屬夢

我常做着一個奇怪明瞭的夢，
一個不相識的美人在我眼前矚矚，
她愛我，我愛她，並且還是靈犀相通，
不過她每回來時，樣兒却總不相同。

只有她，只有她一個，只有她一個，
纔能使我底心兒和她融和。
當我這蒼白的額兒上正在汗珠顆顆，
她便能來帶哭地安慰我底焦灼。

我不知道她頭髮是茶色，紅色，還是淡黃，
我只知道她名兒叫出來是又軟又響，
就好像生命遠去了的愛魂一樣。

她底眼光有如雕像般的深沉，
她底聲音却是幽遠，曉劉，安靜，
是漸漸地漸漸地低了下去，——一直到再不能聽。

秋 歌

秋日提琴底長歎的聲音，
用疲倦的弱調，刺傷我心。

鐘鳴時一切暗澹而窒息，
我回思往日，我潛然出涕。

我置身劫我的狂風之中，
好像死葉一樣，忽西忽東。

無 題

白月兒掛在林頂，
這些葉蔭下
柔枝都發出清音…

愛人呀愛人！

池塘像深鏡一般，
呻吟的風下
楊柳底黑影綿綿…

安眠呀安眠呀！

一個溫柔的安息，
在這天空下
好像緩緩地低垂……

陶醉呀陶醉！

感傷的幽會

寒冷寂寞的古園中，
走過兩個人影幢幢。

他們底眼光如晦，唇色如隱，
只能聽見他們談話的聲音。

寒冷寂寞的古園中，
兩個幽魂絞出舊事重重。

“你可記得我們舊時底快樂光陰？”

“你到底總要我回想那往事做甚？”

“你底心可還常常在爲我名兒跳抖？

你可還在夢中和我魂兒勾留？”“早已沒有！”

“哦，那時我們兩個底口兒和口兒相托，

我們真在甜蜜的幸福中生活！”“不錯不錯！”

“那時底天是怎樣的青，希望是怎樣的濃！”

“可是希望敗了，已逃往那黑暗的天中！”

於是他們走下麥禾的田畛，

只有寒宵還聽着他們底聲音。

窮 牧 童

我害怕一個接吻，
像怕蜜蜂底尾針。
我夜夜都是長醒，
辛苦得不能安寢。
我害怕一個接吻！

但我愛那個凱娣，
她底眼真是秀媚。
她那蒼白的顏色，
越顯得身裁纖細。

我總愛那個凱娣！

這是“娃來等”節令，
我在這清淨早晨，
有話卻不敢說明…
世上重大的事情，
算這“娃來等”節令！

她答應我底婚約，
實在是萬分快樂！
但須要準備許多，
纔能作情郎哥哥，
纔能去歷行婚約！

我害怕一個接吻
像怕蜜蜂底尾針。
我夜夜都是長醒，
幸苦得不能安寢：
我害怕一個接吻！

〔註〕

“娃來等”節令 (Saint Valentin) 是二月十四日，這天少年男女可互選情人。

梅 得 林

(Maeterlinck)

一 首

原
书
空
白
页

無 題

“若有一天他走回，
用甚話兒去唐塞？”
“就說人家把他候，
一直到了死臨頭…”

“若他沒有認得我，
儘管向我來囉嗦？”
“姐姐樣兒去招待，
他會心中苦起來…”

“若他問你那兒去，
怎樣回答纔合適？”
“沒有甚麼好回答，
把這戒指交給他……”

“若他還要這樣問：
房子爲甚沒有人？”
“燈不點來門不關，
一切讓他自家看……”

“若他拉着我不放，
問你臨死是怎樣？”
“就說我怕他流淚。
所以臨死笑微微……”